

淑女文学馆

冒险励志系列010

小企鹅
Mini Miss 出品

迷藏Ⅱ

月影迷踪

胡伟红◎著

人生，就是一场不断行走的旅程，
每一次的体验，都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

迷

月影迷踪



胡伟红◎著

人生，就是一场不断行走的旅程，
每一次的体验，都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· 长春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迷藏. 2. 月影迷踪 / 胡伟红著. — 长春: 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14.12

(淑女文学馆. 冒险励志系列; 10)

ISBN 978-7-5498-2241-6

I. ①迷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81797号

迷藏II·月影迷踪

Micang II · Yueying Mizong

著 者	胡伟红
出 版 人	孙洪军
顾 问	杜 务
总 策 划	阿 朱
执行策划	词 词
责任编辑	朱蕙楠
图书统筹	词 词
特约编辑	李佳勍
绘 图	黄梦蓓 程 莹
书籍装帧	娃 娃
美术编辑	刘 静
开 本	700mm×1000mm 1/16
字 数	210千字
印 张	12.25
版 次	2014年12月第1版
印 次	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	吉林摄影出版社
发 行	吉林摄影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
	邮编: 130062
电 话	总编办: 0431-86012616
	发行科: 0431-86012602
网 址	www.jlsycbs.net
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5498-2241-6

定 价: 19.9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, 电话: 010-51908584

迷藏 II · 月影迷踪

MICANG II · YUEYING MIZONG

176 159 141 123 109 089 071 053 035 019 001

- ◇ 第一章 神秘街道
- ◇ 第二章 新的发现
- ◇ 第三章 峰回路转
- ◇ 第四章 月圆之夜
- ◇ 第五章 出师不利
- ◇ 第六章 真真假假
- ◇ 第七章 命运抉择
- ◇ 第八章 怪物来袭
- ◇ 第九章 步步惊心
- ◇ 第十章 濒临绝境
- ◇ 后记：给『藏迷』们的一封情书

MICANG II · YUEYING MIZONG

迷藏 II · 月影迷踪

《第一章》

神秘街道

下一个街角，我们一定可以遇到期待已久的自己，或者终于用努力证明了“我可以”。
亲爱的你，即使你的人生正在经历波折，请相信，你的艰辛只是在等待成功的消息。

从海上归来，我一直纠结于这样看似平静，却始终有些压抑迷惑的生活。身上的皮外伤恢复得七七八八了，当然对于我来说那些都不重要。哥哥的下落才是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。和哥哥一样毫无音讯的还有原本就很神秘的萧大帅哥，海上一别，他就跟人间蒸发了一般，让我也格外在意。此人身上秘密环绕，好像从未解开过。就如同剥丝抽茧，那些微小的源头看似容易，却着实令人伤透脑筋。

电话铃声响起来的时候，我还在犹豫着下一步应该如何做。经过了这一连串的冒险，我得承认，我，许青苗原本柔弱的内心总算一点儿一点儿强大了起来。“承载”这个词也不陌生了。

我拿起听筒，仿佛已经有所预感。果然，传来的声音低沉而神秘。

“旅途才开始，下一站，月光街88号。那里有你想要的东西。”

“喂！你是谁？”这样莫名其妙的话语让我心生反感，于是对着电话那头大声喊了起来，“你到底要说什么？什么月光街？”

“去了自然能够找到答案。”

“你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到底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想要什么？”

对方冷笑了两声，我这才听出来，电话里的声音似乎不太对劲，不像寻常人，一定是使用了变声器，所以听起来才如此僵硬。

他道：“你难道不想找许蓝字了吗？”

“哥哥！”我惊叫出来，对方却毫不客气地挂断了电话。我赶紧循着号码打过去，没承想听筒里传出令人失望的声音，想必对方丢掉了电话卡。

寻找哥哥的线索看似又有了眉目，可是我不得不心生疑虑，打来电话的人到底是谁？又出于什么目的向我透露这些？单从使用变声器这一点来看，对方很明显不愿意让我知道他的身份。那么是熟识我的人？这一连串的问号在我的脑海中迅速闪过，当然只有提问的份，答案还都是未知数。不过让我庆幸的是，如今的我总算可以在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冷静地去思考一些东西了，不再像只没头的苍蝇只会误打误撞。

去还是不去？

我好像并没有选择权，单凭想要找到哥哥这一点来看，就算是刀山火海我都要勇往直前，那么小小的月光街还不足以让我驻足。可问题是要怎么去？月光街我连听都没有听过。

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起来。我因为精神过于集中，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。这个时间会是谁来找我？

打开门，百薇站在外面。见到我，面露笑容，却让我感觉有些牵强。我闪身让她进来。百薇的情况我是可以理解的，父母不在身边，罗舅舅又以这样的方式丢下她。如果换成是我，一定非常伤心郁闷。可终究我们都得面对这件事情，谁也没有办法删除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事实。

百薇坐到沙发上，精致的面容显得有些无精打采。她问：“有蓝宇哥的消息没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摇头，并没有将刚才电话里的事情告诉她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那么一闪而过，脱口而出了。对于百薇，这么多年的朋友，我竟然也开始有所隐瞒。这让我心里非常不舒服。

为了掩饰这种小小的心虚，我起身到厨房拿来饮料，并转移话题：“罗舅舅有消息吗？”

话一出口，我就开始后悔，似乎不该这样问。

果然百薇的神情又黯淡了一圈，轻轻摇了摇头。她接过饮料，放到面前的茶几上，并没有喝的打算，犹豫了一下，才道：“青苗，对不起啊。”

我一怔，很快反应过来，坐到她身边，一把揽住她纤细的肩膀：“傻瓜！这不关你的事！你忘了，我们是好朋友。而且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会是朋友！”

“青苗，你能这样说，让我很感动。”百薇显然还沉浸在罗舅舅在海底对我痛下杀手的情节中无法自拔。我的确也不愿看到她梨花带雨的样子。我这个人，还是是非分明的。

于是我握紧她的手，不再过多地去解释。相信她能够感受到我的心意。

百薇稳定了一下情绪，又追问：“那么萧源呢？”

我同样摇头。

唉，说实话，此时此刻我还是有些想念萧源的。毕竟上一次的经历，如果不是有萧大帅哥的话，我恐怕已经死了不知道多少回了。由此看来，虽然他的身份背景是个谜团，可似乎对我并没有伤害。这会儿也不知道他人在何处，是否平安无事。想起来这些我便有些淡淡的愁绪。

“郑柯那家伙总该没事吧？”百薇也看出了我的失落，换了一种语气，“他向来没心没肺，这次虽然伤得重，但恢复得还算不错。想必现在又活蹦乱跳了。”

“听说是的。”提起郑柯我也有些日子不见他了。并不是他也失踪了，而是郑伯伯将他接出医院之后，便把他“软禁”了起来。这样的结果，凭借我对郑伯伯的了解，也在我的意料之中。自小郑伯伯就拿这个宝贝儿子没有办法，所以才一气之下将他送到了国外。没承想，郑柯非但不领情反而变本加厉，父子俩的关系长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这次郑柯又是因为哥哥的事偷偷跑回国的，不仅如此，还差点儿丢了性命。郑伯伯勃然大怒自然也在情理之中。说起这个，我还是有很深的负罪感的。

百薇好奇地问：“青苗，郑柯没来找你吗？”

“他现在恐怕自身难保了。”我苦笑，脑海中闪过他和郑伯伯针锋相对的样子，心情不免复杂，“其实这件事情本不该将你们都卷进来。”

“说的什么话！”百薇责怪起来，脸上的表情也顿时认真了，她抿了抿嘴唇，虽然看起来纤弱，口气却异常坚定，“这已经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了！青苗，我会和你并肩作战！”

百薇的话自然让我感动万分，但是“并肩作战”这四个字同时也令我心潮澎湃。寻找哥哥的下落，显然变成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。那么哥哥究竟和什么样的事件牵扯在了一起？单从他的专业来看，这不难猜测。那么是哥哥发现了什么稀世珍宝，才会惹祸上身？恐怕整件事情又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单纯。一切谜团都隐藏在我无法触摸到的彼岸。看似触手可及，

可是又毫无头绪。

再次寒暄了几句，我显然一直沉浸在刚才那通电话中无法自拔，一度心事重重。百薇以为我在为哥哥的下落担心，所以不停劝说我，见我搪塞着，便起身离开。

最后再三叮嘱，有事情一定记得联络她。

百薇走后，我在书房找到了花市的地图，仔细研究着周边的地理位置，连同每一条街道都查得仔细。但是“月光街”这个名字还是生得很，并没有在显眼的地方出现。没办法我又打开电脑，想尽一切办法努力查找着，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。

在花市东南部很隐蔽的一处地方，最早是有一条街道叫作“月光街”，但是随着后来的一些变故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那里就没落了，后来连这条街的名字都被改了。可如今，在那里还能有什么呢？

我思量着，顺便看了看电脑上显示的时间，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。要不要现在就启程呢？

寻找哥哥的下落自然是刻不容缓的事情，我咬了咬牙，还是决定独自上路。一来有了上次的经验，我不愿再连累任何人。二来我更加明白，此时此刻的自己已然没有任何退路。还能够依靠谁呢？就像萧源曾经在海上跟我说过的话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谁是可以完全信任的。提起这个，我仍旧觉得自己有一些可耻，因为百薇都把我当成至深的朋友，而我竟然对她有所隐瞒。还有郑柯，他为了不相干的我，竟然可以冒着生命危险出行，我现在连他都不能百分之百地信任。这种感觉实在令人压抑。

我不愿让自己一直沉浸在这样郁闷与复杂的情绪中不可自拔，于是去卫生间洗了把脸，简单收拾了一下背包，打算独自上路去“月光街”。从电脑上查找的位置上来看，天黑之前是可以赶到的。我不太清楚现在是否有长途汽车通往“月光街”，但是不难想象，一个已经没落没有人迹的地方，恐怕是不会有长途汽车站的。那么乘坐出租车恐怕成了我唯一的选择。可是接下来是否有司机愿意载客到这么远的地方又成了问题。

我觉得头痛，便也不再庸人自扰地在房间里思考这些，匆匆拎起背包出了门。

门外的阳光虽然不那么刺眼，但是在老宅里待久了，不免对这样的光线有些不适应。我微微眯起眼睛，用手遮在额前，大口呼吸了一下还算清

新的空气。一切似乎还是原来的样子，只有我清楚，自己的生命注定要发生改变。

我向前走了一段路，因为老宅门前的位置不好，所以很少有出租车经过。我一边走一边猜测着将会发生的种种境遇。或许是有了上一次的经验，同时也切身经历了那些非常恐怖的遭遇，所以现在我无比淡定。一个人的成长，意味着他不再只会瑟瑟发抖和不知所措。

我在街边站了足足二十分钟才等到一辆肯载我去“月光街”的出租车。上了车我才仔细打量这位司机大哥，看年纪三十多岁，脸上的表情有些僵硬，看不出喜怒哀乐，一点儿不似其他司机师傅般热情。许是我去的地方实在路途遥远，若不是看价格还算可以，恐怕他也是不去的。起初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，还礼貌性地寒暄了几句，毕竟长路漫漫，若是谁也不搭理谁，这三个多小时的路途实在苦闷。但是这位司机大哥着实无趣，不论我怎样寻找话题，他都摆出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。最后我笃定，这个人若不是性格有问题，就一准也遇到了天大的烦心事，不然断然不会是这副鬼样子！想到这我也就不再自找没趣了，闭上嘴巴径自别过头看向窗外。

我平时的生活是比较单调闭塞的。除了去学校就是窝在家里写稿子，创作属于自己的故事。偶尔只和百薇去改善一下“吃货”的生活，饱尝地铁站周边的美食，如此而已。有时我会十分羡慕哥哥，因为他可以天南海北地去考古，他去过很多地方，也有很多见闻，每一次他回来总会和我谈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。当然这些大多被我写进了小说里。只不过对于为我提供素材这件事情，哥哥并不知情。他大概是不知道的吧？因为经过了这么多事情，我已经不能完全肯定自己是了解他的。因为现在看来，哥哥身上有着太多我不知道的事情，我甚至怀疑我所熟识的哥哥，是不是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。我不了解人，更不懂人。

想着这些，我的视线开始有些模糊，或许是回忆起了与哥哥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思念如潮，总归是难以控制的。我偷偷擦了一下眼泪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发现天色突然暗淡了下来，车窗外的景象也变得陌生起来。

我问司机：“到哪里了？”

司机淡淡地回了一个地名，我并不了解。

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脖子后面有股凉意直往外冒。我说：“把空调关了吧。”

司机不动声色。我这才发现，其实空调并没有开。目光再次拉回车窗外的时候，我倒吸了一口凉气，顿时觉得脖子都僵硬了起来。刚刚还能看到的街景早已不见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天色就突然阴暗了下来，像雷鸣暴雨之前的征兆，可是刚才还是艳阳高照的天气。四周是一片荒山野岭，树木完全没有了生机，只剩下干枯的树枝，孤零零地矗立在山脚下。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车子像开进了山道，崎岖不平。满眼望过去，我真怀疑自己回到了原始森林。

“这是哪儿？”我紧张地问，“是不是走错路了？”

司机并不回答，只是机械地望着前面，仿佛前面有什么紧紧吸引住了他的目光。

我焦急了起来，开始坐不住了。再次侧头竟然发现目光所及之内，出现了一个一个的石碑。可再仔细一看，那哪里是什么石碑，分明是一片墓地。我们的车就在这片墓地中间行驶，那场景真是令人心惊肉跳。

“快些掉头回去！”我拼命喊了起来，“不要再往前开了！”

司机的脸缓缓地朝我转了过来。如果不是有车门挡着，我想我一定会立刻跳下去的！管他是什么刀山火海，直觉告诉我，旁边的这个家伙转过脸时，画面绝对不会好看。事实也证明了这点，在我拼命抵住车门，几乎整个人贴在上面的时候，司机的脸终于面向了我。

他的脸不知何时变得惨白，目光也变得幽深又空洞。

我甚至连喊“救命”的勇气都没有了！最近我真应该去买彩票！之前在海上就遇到了不少难以解释的事，也见过了大大小小诡异的生物。这会儿又在头等VIP（贵宾）的位置上，近距离和怪司机“约会”再发展下去，我真可以去好莱坞发展了。我的人生是多么丰富多彩啊！呜呜呜……

就在我想着如何逃命的时候，车身一阵剧烈的震动，我这才意识到，“僵尸叔叔”的车技或许不佳，一场车祸即将上演。唉！我想着，撞死总比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告别人世要好。可是我还没找到哥哥，怎么能就这样与世长辞呢？刚这样想着，车就一阵巨响，紧接着整个车身不知道撞上了什么，连续翻转了起来。这一翻不要紧，车里的一切都失去了平衡，当然我也不可能还保持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一动不动。可恶的是，旁边的司机也失去了重心，我生怕和他有任何接触，我的小心脏真不允许自己再和他跳“贴面舞”了。

在颠簸翻转中，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完全不受控制，像被装进瓶子里的老鼠，只有被折磨的份。而且我已经感觉不到哪里痛了，仿佛每一个细胞都在呐喊着、抗议着。可是我无能为力。在这短暂的时间里，我一度产生了自己必死无疑的念头。可是幸运的是，车子很快停了下来。而不幸的是，司机大叔直接撞在了我的面前。

我拼命推开他，打开车门爬了出来，不顾一切地向外跑。跌跌撞撞之际才感觉到，身上很多地方都痛，可是我已经顾不上这些了。逃命成了当下头等大事。但是跑了没多久我便发现，自己所处的情况似乎比想象的还要危险。因为才跑了没多久我便发现，不远处的那些石碑一边传来“咔嚓”龟裂的声音，一边从里面伸出东西来……天啊！我大叫一声，直觉得小腿发软。可越是发软，在这种情况下越不能停下来，一旦停下来就意味着自己命不久矣……

“姑娘，到了，快醒醒！”

我一个激灵险些跳起来，睁开眼睛摸了摸额头上的汗，嘴巴里面不自觉地念起了“阿弥陀佛”。再仔细一看，周围一切正常，望着司机大叔那张脸色正常又充满迷惑的脸，我真想给他一个热情洋溢的拥抱！原来根本没有什么石碑！这只不过是梦！

我捂着胸口，半天才平复下来。司机大哥显然有些不耐烦了，嘟囔着让我付钱下车。

我乖乖将几张百元大钞交给他，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，又是庆幸又是激动，还有惊魂未定的惶恐。从出租车上下来，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，天色渐暗，已经没有多少光亮了。我紧了紧背包，掏出随身带的水喝了一口。这才发现，虽然周围不似梦境中那般恐怖，但也鲜有人迹。难怪刚刚司机大哥离开的时候，喃喃自语：“一个女孩子，居然大老远跑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！”

我得承认，自己有些鲁莽了。姑且不说“月光街”88号里会有什么，单是离开就成了问题。当然如果能顺利离开的话。我隐隐觉得一切都不会如我想象的那般容易。

既然已经来了，那么就先按照原定计划，找到电话里神秘人约定的地方再说。主意拿定，我打量着四下的环境。这里的确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，花市的位置特殊，占地面积相对于其他城市更是大得出奇。以前对于这些我还不以为然，现在反而有些后悔没有好好学习地理了。

“月光街”在网上查是很老的街道了，现在据说连名字都改了。放眼望去，空荡荡的街道上，完全看不到生机，也不见任何人迹。几排像民房的建筑更是年久失修的样子，破败得很。单从门牌号来看，这里曾经的住户并不在少数。

我顺着街道一路向前，此刻月色已经偷偷降临，没有路灯，周围的可见度极其低。幸好我准备了手电筒，有了上一次的经历，我已经学会了自

行准备各种必要的物资。这些还是从萧源那里学来的。一阵风吹过，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还真是让人忍不住紧张起来。借着手电筒的光亮，我努力分辨着周围房屋的门牌号码。可是有一些显然因为时间太过久远，早已没有了号码。奇怪的是，这些破旧的屋子为什么在人们迁移之后，没有被拆除重建呢？城市规划里不是应该有这样一条的吗？

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并且焦急着找不到88号房屋的时候，在前面不远的黑暗里，似乎传来很急促的声音。我赶紧停下脚步，竖起耳朵分辨着声音的方向。没错！就是在我的正前方。在这样笔直的街道上，前面一面漆黑，根本看不清楚任何物体。那声音窸窸窣窣的，我的脑海里顿时又想起了刚刚在出租车上的那个梦！

我不会再次中了头等奖吧！

我紧张地握着手电筒，将身体退到一侧的房子前，紧紧靠着背后的墙壁，当然也顾不上那些尘土和污渍了。

声音由远及近，与此同时似乎还伴随着喘息的声音。

天啊！我的神经又绷紧了一圈！此时已经完全呈现出高度戒备状态。我还来不及掏出背包里的瑞士军刀，一个黑影就猛地从我前面的黑暗中蹿了过来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一只大脚就从我的斜后方径直踹了过来。那黑影应声倒地，发出狼狈的声音：“呜呜……”随后绕过我一路又奔向黑暗处。

这一切发生得太快，我整个人几乎处于定格状态。打破这种状态的，是“黑影”灿烂的笑声。

“黑影”，也就是郑柯，把他那张欠揍的脸凑到我面前，咧着一口整齐的小白牙冲我招手：“苗苗，你还活着吗？只不过是一只野狗，不怕！不怕！”说罢他还真的在我头上摸了起来。

“你这个家伙！”我气得咬牙切齿，根本没有感激他的意思，一把揪过他的衣领，质问道，“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

郑柯身上的伤想必已经全都康复了，这会儿又是一副生龙活虎的样

子。他摸着我的手，像恶心的大叔在调戏小女孩儿。不可否认的是，这个家伙依旧那么帅气逼人。

他说：“苗苗啊，你怎么还是这样不知道知恩图报呢？刚刚可是我救了你。”

我回答：“这都不是重点！重点是，你——为什么会在这里？”

郑柯忽闪着两把小扇子一样的睫毛，十分无辜地说：“我可是千方百计才从我家‘郑老大’的铁笼中逃脱的，就为了与你相会。怎么样？够浪漫吧？”

“郑老大？”我这才回过神来，他说的是郑伯伯。天啊！亏他好意思这样称呼自己的爸爸。

“重点！重点！”我催促着。

“好吧。我今天好不容易逃出来，然后去找你，结果就看到你一个人鬼鬼祟祟地从家里出来，我一时好奇，就一路跟在你身后暗地里保护着你。就这样。”说罢郑柯一只大手伸过来，将我一把搂进怀里，“你看，没有我在你身边，你随时都会遇到危险，叫我如何忍心舍你而去？”

我使劲在郑柯的脚上一踩：“你能再讨人厌一些吗？”

虽然不算久别重逢，但此时此刻能够见到郑柯，并且能听到他还像老样子一样调侃的声音，让我心里顿时涌起熟悉的温暖。果然一个人面对一切的感觉实在太过压抑了。

我问郑柯：“你怎么来的？”

“我把老郑的车顺来了。”

“有你这样的儿子真是家门不幸！”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我心里暗自庆幸，起码不用担心一会儿回去的问题了。

郑柯收起那副不正经的样子，站直了身子，开始打量我：“好了，我的重点交代完了，现在你也得说说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”

我只得将接到电话的事情和盘托出。我说得轻描淡写，郑柯却听得认真，频频点头，还摸着下巴“嗯嗯”地回应。最后我问：“你说，这神秘

人会是谁？有什么目的？”

“依我看来……”郑柯故意卖关子。

“怎样？”

“此事还需深入调查！”

我丢给他一记白眼。跟没说一样！于是拉着他没好气地向前走：

“走！走！赶紧调查去！”